

海莲的包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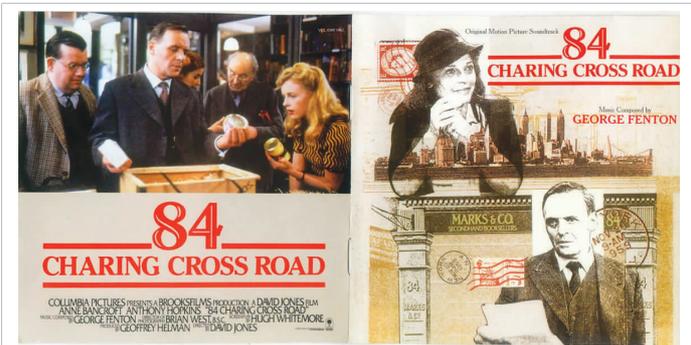
■南妮

《查令十字街84号》，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男主角的小说同名电影。美国女作家海莲·汉芙小姐与书店店主弗兰克因买书购书结下情缘，两个默契的爱书知音直至弗兰克死亡却终身未见的浪漫故事成为电影的主要情节。事实上，这本书的出彩全在海莲·汉芙的个性上。

这位住在曼哈顿，主要工作是为剧团修改剧本的女作家，看到“专营绝版书”的广告，开始与“马克斯与科恩书店”通信。她的信几乎是与男女伙计、老板员工、员工家属，甚至员工邻居的众多人员的通信，绝非弗兰克一个人。她的信无拘无束、潇洒逗趣、主动幽默、强悍霸气到令店里所有人都爱她的文字，爱她那股自说自话的酷劲儿，爱女作家诚恳好玩舞台剧般的做派，想象着这个人的真实样子，而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她的慷慨。

“昨天我刚把包裹寄走，里面寄的是一条六磅重的火腿，我想你们应该可以自己拿去给肉贩，请他切片后再平分给大家。”在战争期间物资短缺的英国，出其不意的寄自美国的食物包裹让书店店员温暖而惊喜。罐头、生鸡蛋、肉、牛舌、火腿、咸肉、干燥蛋……“我们已经太久没能见到一块完整的肉了。”——代店员感谢的弗兰克如此说。

没人不喜欢有趣而慷慨的海莲。女店员塞西莉在书信里用欢乐的笔调写道：“我家的那两个小家伙简直乐翻了，因为有了您寄来的葡萄干和鸡蛋，我就可以为他们烤个蛋糕了！”塞西莉盼望海莲到英国来：“我爸爸妈妈在米



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剧照

德尔塞克有所房子，我们会很高兴接你来住。”

“一见到包裹里头的肉，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直了，而鸡蛋也大受欢迎。我觉得有必要写封信向您报告：所有同仁对您的好意和慷慨万分感激。”——梅甘·韦尔斯。

编目员比尔75岁的姨婆为分享到的肉和牛舌罐头“惊喜万状”。作为回礼的爱尔兰刺绣桌布是弗兰克的邻居、一位80多岁的、从不出售自己心爱的手绣之物的老太太禁不住弗兰克太太的不断恳求而出让的。而海莲与老太太也通上了信：“我用这双老手做的东西有幸能交到喜欢它的人手上，这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儿。”这位叫玛丽·博尔顿的老太太同样收到女作家寄给她的包裹，而她表示有生以来从未收到过包裹。

弗兰克·诺拉——弗兰克的

太太也是与海莲的通信者之一。比起可以大做文章的男女浪漫空间，两个同样素未谋面的女人之间的通信以真挚亲切更见出生活那令人醉心的质朴。诺拉一直称海莲为“亲爱的海莲”，“您实在太仁慈了，竟将您辛苦所得拿来关照我们。”——谁不喜欢海莲，除了寄包裹，还派送当地的快递——让她出差伦敦的女友在携带的两打丝袜中，“拿出四双去书店交给弗兰克·德尔，就说是送给店里的三个女生和他太太”。“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您如何隔海变戏法，让四双袜子无中生有”。“没有人晓得它们是什么时候或是怎么来的。女孩们都吓呆了”。矜持的英国绅士弗兰克，似乎在女作家强大的热情里，变得越发活泼幽默起来。

计件工资族，拿两百美元一

集电视剧稿费，一周酬劳才40元，自己的描绘是“成天穿着破了洞的毛衣跟毛裤，住的老公寓白天不供应暖气”的海莲，卖了一篇稿子给《哈泼杂志》，得200美元就高兴万分的女作家，是穷人一枚。

读着“多出来的1元2角拿去买咖啡喝吧”或者“您在店内的账户上还有5元”这样的句子，是感慨的。所有细细密密的购书寄书几块钱十几块钱的往来账目，其情致、趣味，不要说是今日富人不能理解，就是当时的非同道者亦不能享受其默契之乐的。

慷慨或许也是这样的一种幸福，当它有了感激的回报，慷慨便似有了创造般的神迹。什么神迹呢？——你爱，并且无比信任这个纸上陌生人。手绣的爱尔兰桌布、烤蛋糕的方法、节日明信片、邀请来访……

慷慨是不是也是一种最大的善呢？就像吝啬也是一种恶一样。看老葛朗台的吝啬，逼死了自己的妻子，毁灭了自己独生女儿一生的幸福，极端的吝啬不仅是病态的，也称得上是邪恶的。

慷慨和吝啬，都把印记投向了物，慷慨是让印记投射出去；而吝啬是让印记收缩进来。

海莲是一个剧作家，她以她的笔写剧作，也用她的包裹，创作一个个现实的剧情，力图想把虚

幻和现实世界打通。

在采买火腿、罐头和邮寄之时，海莲先享受了快乐。慷慨是“通”与“亮”，人生变得豁然开朗的那种，天地更大，奇思妙想随之而来，荷尔蒙一样的快感。

当然吝啬也会有好心情，该买的单避开了，存款五万变成了十万，节俭着、自虐着，那开心其实是负能量，只会把气度、人格、趣味的空间弄得逼仄、狭窄、畏缩甚至变态。

吝啬不是通而是塞。敛财即收，气场越弄越小，直至走偏变邪，恶小放大。吝啬成癖，也有对自己的满意，但那是去了人生之电梯负一层负二层的性质。吝啬小气之人能发得出豪爽大笑吗？

对在书店淘来的那些古版、绝版、心爱之书，海莲写来妙趣横生，这些文字与她那“穷大方”的潇洒，犹如主部和副部构成的音乐，是诗，也是生活。书买来了，寄书的人认识了，有温度有感情。弗兰克写给海莲的信是礼貌、专业、周到、细致，也温情。而身份不一的那些“群信”，对自己感情与状况的书写，更加直接。根据时间的顺序，它们自然而自由地穿插着，仿佛主人各有其貌，栩栩如生地站立在你面前。逝去的老职工、调离书店的前员工，那些信息，总是有人汇报给海莲，仿佛她从来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他们知道她要知道，就如同手绣爱尔兰桌布的老太太的地址，海莲也一定要知道一样。

这仅仅是关于一个传奇式书店的故事吗？仅仅是一个有关慷慨的故事吗？

在英国淘插画书

拯救了《纽约客》的漫画师

■崔莹

书名：《彼得·阿诺的游行》(Peter Arno's Parade)

作者：彼得·阿诺 (Peter Arno, 1904-1968)

出版社：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Ltd

出版时间：1932年

打开《彼得·阿诺的游行》这本漫画书，竟然发现十多幅男女主角各种拥抱的画面，有的相拥起舞，有的在车里拥抱，有的在沙发上拥抱……可爱的画师。

这是一本在英国出版的美国漫画师彼得·阿诺的作品集，首版于1931年10月，我淘到的这本出版于1932年12月，是该书的第五次再版。两年时间五次再版，显然，这是一本备受欢迎的书。英国作家本·崔佛斯为这本书写了序言，他指出：“在英国，漫画通常是笑话的配图，但是彼得·阿诺的漫画本身就包含着笑话。”

英国坊间流传美国人不懂讽刺，这当然不是真的，但美国人并不经常讥讽别人，这倒是真的。彼得·阿诺的漫画，仿佛要打破这一惯例。书中，叼着烟卷、大腹便便的中年男指着墙上的巨幅肖像画，告诉来看画的嘉宾，“这是我”，唯恐天下人不知；拍摄现场，万事俱备，却迟迟无法开拍，因为大家正为赶走停落在树上的一只知更鸟乱成一团；两位身穿击剑服的男士在打乒乓球，一位对另一位说，“让我们不

乱发脾气”……

这是本黑白画册，黑色或浓或淡，有的成为灰色，线条或硬或软，有粗有细，尤其是大规模黑色阴影的运用，令这些作品独具特色。无论在餐厅还是卧室，在剧院还是动物园，这些漫画展现了繁华都市的市井生活。画的主题自然而随意，不服务于某种功用。阿诺潜入城市人的私生活，钻进他们的闺房、卧室、浴室，甚至他们的床上，用他的聪明和智慧将他们的尴尬相、窘相跃然纸上。

画出这些生动有趣漫画的阿诺，是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的漫画师，从1925年到1968年，他为《纽约客》设计了99个封面。美国作家罗杰·安吉尔说阿诺是《纽约客》的第一位天才，漫画师丹尼尔·沙拉汉这样评价阿诺：他的兴趣很直接：艺术、女人、夜生活、琴酒和音乐，虽然顺序不一定如此。

当大多数漫画师整日坐在桌前冥思苦想创作时，阿诺却与众不同，他本人像他作品中的那些文艺圈的演员或花花公子，并且，他比他们更洒脱。据说阿诺一周只需要工作两天，其余时间，他和电影明星约会，参与百老汇的演出，是好莱坞晚宴的座上嘉宾。1941年，他被美国裁缝协会评选为美国最会穿衣服的男人。

1904年，阿诺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中产家庭，在大学期间，阿诺就经常给学校的幽默杂志《耶鲁纪事》画插画和漫画。他同

时喜欢音乐和表演。大学毕业后，阿诺自荐获得《纽约客》的工作，这是他的幸运，也是《纽约客》的幸运。《纽约客》杂志社现任漫画师迈克尔·马斯林表示，“阿诺的漫画拯救了《纽约客》”。

当时《纽约客》刚创办四个月，和创刊号相比，该杂志的读者数量一直在减少，杂志人不敷出。当《纽约客》的创办者哈罗德·罗斯看到阿诺的作品时，他眼前一亮，这正是他隐隐约约想要做的用文字和插画“记录发生的事情，反映都市的生活，以事实为依据，展现多种可能性”。而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杂志都只会刊登让大家傻笑的漫画，阿诺和他之后的同事的作品打破了常规。从1925年到1968年，阿诺为《纽约客》创作的漫画封面为这份杂志赢得了幽默风趣的名声。直到今天，《纽约客》依然沿用这类风格的封面。

1925年6月20日，阿诺的第一幅作品出现在《纽约客》中，那幅画虽然不是漫画，但很风趣。画中，一位衣着时髦的女子和一位戴高帽的男子在走夜路，男子手中拿着一根拐杖，街道的另一头，两位衣衫褴褛的路人正鬼鬼祟祟地盯着他们看。这幅插画已经呈现出阿诺作品的特点：黑白色的强烈对比，用大量阴影烘托气氛。

除了幽默深邃的封面，阿诺对《纽约客》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创作的“哇！姐妹”系列漫画。1926年，《纽约客》的编辑菲利



《彼得·阿诺的游行》插画

普·韦利意外从阿诺的作品集中看到他画的两位看上去很搞笑的中年女子——这幅画是阿诺画着玩的，根本没打算出版。韦利把这幅画拿给主编罗斯看，罗斯开始觉得画“不严肃”，但罗斯的妻子非常喜欢。1926年4月，“哇！姐妹”系列漫画开始在《纽约客》连载。画中的两位老姐妹顽皮、直率、爱咧嘴大笑，画作的图说中总会有“哇！”的感慨词，比如“哇！我把自己给丢了，笨蛋！”“哇！不要踩到墓碑！”

“化身”老姐妹，阿诺可以大胆而无害地开更多的玩笑，这类漫画很快吸引了大量年轻的男性读者，《纽约客》的销量骤增，不到两年时间，《纽约客》刊登了63幅“哇！姐妹”的系列漫画。

这些漫画也让阿诺一举成名，成为《纽约客》的标志性艺术家，他的作品在《纽约客》的贡献如同帝国大厦对曼哈顿天际线的贡献。如果不是因为“哇！姐妹”，他和这份杂志的命运都很难说呢。